



清明泪

□刘培英

冬去春来,又到清明。我跪在父母的墓前,悲伤如天地间淅淅沥沥的雨,绵长、凄冷,思念的网撒得很远很广。父母亲都是孤儿,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动乱时代,他们因为生活所迫,母亲刚满十四岁就出嫁,父亲则是二十五岁还没有娶亲,阴差阳错,二人结了婚。家里穷得甚至没有一个碗、一口锅、一张床,父亲靠给地主家帮工过日子。父母亲结婚后,他们只有一个念头:发家致富。他们想尽千方百计,吃尽人间苦,拼搏了二十多年,经历三起三落,才成了县城里的一个富户,家里开了大酒坊和十几个商铺,尤其是一九四七年,他们还买了几十亩好地。土改时,家乡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,田地房产都没了,成分也定得高。他们有七个子女,父亲说:“我们留在乡下吧,有这么多人,可以分一头牛,分不少的地,只要勤耕苦作,日子仍然可以过得很好。如果回城,我们啥都没有了,拿啥过日子?”不知父母亲做了多少比较,做了多少思想斗争,母亲最终拍板说:“我们的儿女,不能让他们一辈子戳牛屁股,我们还是留在城里,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。”

我们留在城里,给供销社加工盐,在屋檐坎下做小生意。总之吃了很多苦,日子一直紧巴巴的,但是,他们的子女——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年年长大了,并且都读了书,虽然没有读很多的书,但错不在父母。母亲一直相信,读书能改变命运,她

常说:“养儿不读书,不如喂口猪。”家里再穷,也要供所有子女读书,从不重男轻女。一九六二年,因为最小的儿女需要照料,母亲毅然辞去她视为生命的“国营蔬菜社”的工作,做了专职妈妈。后来,儿女们都有了工作,按说父母亲该享福了。不幸的是,我们做儿女的都志大才疏,大哥想当大剧作家,二哥想当科学家,三姐想当名演员,我更不用说,扯根鸡毛想上天,傲气得恨不能上九天揽月,下五洋捉鳖,就是不知干啥好。只有大姐,愿意牺牲自己,十六岁就远赴青海油田,在大沙漠里钻油井,挣钱供养弟妹读书。

无论我们姐妹们怎么努力,最终的结果是除大姐外,工作都在本地小县城。大哥、二姐分别当了中小学老师,二哥当了银行职员,我则当了妇幼医生。我们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,都觉得憋屈,我们那么有才,志向远大,怎么能干这些不屑的小事情啊!尤其是那几年,因为成分高,二哥不能入党,我不能上大学,三哥不能进好单位,我们心里那个气能冲垮堤坝。当然,我们在外面温顺得像绵羊,回到家里,一肚子火都发泄在母亲身上(因为家里主要是母亲当家)。二哥脸黑得能下雨,说:“你们当年为啥要买地?为啥?有啥名堂。”说罢,冲出了家。母亲深深低下了头,茫然无措,哑口无言,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,眼里含着泪花。

我也照猫画虎,气冲冲地质问母亲:“当年,你们为啥要买地?穷得我生病没钱治,那你还不如

不生我!”我含着泪,母亲也泪水盈盈。良久,母亲才嗫嚅地说:“那个时候,用的是金圆券,用麻袋装,钱不值钱,早上买一斗米,下午就只能买一升。我想到土地能保值,哪怕你们几个姑娘出嫁,一人给几亩地做陪嫁也好啊!姑娘出嫁如果没有陪嫁,或者陪得太少,会被人瞧不起啊……”说到这里,母亲的眼泪滴落下来,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落泪,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心里如锥子捅了一下,很震撼,很痛。

从那以后,母亲在我们这些子女面前变得小心翼翼起来,话也少了,说话甚至要看看我们的脸色。一直到她去世,她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过任何要求,没有说过一句重话。

听了母亲的解释,我虽然不再埋怨,心里终是不爽。

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以来,看到有钱人家疯狂地买地买房,我们兄弟姐妹如醍醐灌顶,终于深深理解了父母亲当年的苦心,无比痛惜他们为子女的打拼和牺牲。但是,醒悟太晚太晚,父母亲已去世多年了。我们兄弟姐妹无数次跪倒在父母坟前,涕泗滂沱,恸哭父母双亲。虽然父母亲晚年不愁吃穿,但是那些年,因为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忙工作、忙文凭、忙职称、忙孩子,陪伴他们的时间很少。我想,如果当年留在乡下,凭着父母亲的勤耕苦作,他们的晚年不会因为无所事事而无聊、孤独,甚至会比在城里过得好。我们这些子女可就惨了,能都工作吗?凭我们一个个心高气傲的德

性,肯定不行。父母亲穷尽一生的努力和牺牲,为我们换取了一生的衣食无忧,能过上平凡人的一生,足矣!

我已经退休多年了,每月拿着几千元的退休金,想吃啥买啥。再看着街上那些农村老头老太太,无论三伏或三九天,每天拎着大竹篮,或者佝偻着背,背着背篓在街边卖葱卖蒜、卖鸡卖蛋。我有一个家住农村的女同学,也是这支大部队的中的人。有一次,她用粗糙得如老树皮一般的手紧握着我的手说:“你不晓得,我们是多么羡慕你们拿退休金的人啊!莫说几千,只要每月有千儿八百,那就是最幸福的事……”说着,她还长长地叹口气,无比艳羡地看着我。这一瞬间我心浪翻滚,我才觉得自己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,我和这位同学的命运之间,只是一个城市户口的区别。若不是母亲,若是和那位女同学打个颠倒,来这里颤颤巍巍辛辛苦苦卖菜的就是我了。母亲啊母亲,苦命的母亲,委屈的母亲,劳苦一生的母亲啊!您的儿女该到哪里去找您,该到哪里去忏悔?

细雨霏霏,清风徐徐,杨柳青青,飞花片片。一年一年的清明,一年一年的牵挂,一次一次的想念,无穷无尽的悔恨,此恨绵绵无绝期……

泪水滴滴洒墓前,俯首敬叩烧纸钱,纸钱化作黑蝶舞,悲痛泣凄悔难言,墓在情在人在,无限思念藏心田。

牵着春天的手

□孙冬刚

初春的清晨,阳光透过薄雾洒在刚刚苏醒的大地上,像是母亲温柔的目光,轻轻唤醒了沉睡的一切。脚下翠绿的小草顺着小道蜿蜒,它们在寒霜中抗争,又在暖阳下舒展,尽情释放生命的坚韧与希望。那是一种新生的力量,一种破土而出的勇气。我伸出手触摸那一抹嫩绿,宛若牵着春天的手。

春天的手是柔软的,是温暖的。漫步在花海中,桃花、梨花、樱花竞相开放,一片片、一簇簇,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。我闭上眼深深地呼吸,淡淡的花香如同春天的香水,弥漫在空气中,让人心醉神迷。我轻轻触碰花瓣,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细腻与温柔。花瓣轻轻飘落,像是天空洒下粉色的雨滴,它们在空气中旋转、翩跹,最终静静铺满了小径。和它们心贴心地站在一起,我也融进了这惊艳动人的画面里。走进春天,就走进了一场绚烂的梦境。

春天的手,是忙碌的,是创造的。田野中,油菜花簇拥而生,金黄一片,像海洋中的浪花,一波又一波,翻滚着春的气息。蜜蜂采集甜蜜,蝴蝶花丛起舞,这是它们与花朵之间的约定,也是春天的交响乐章。农民们翻开肥沃的泥土,播撒希望的种子。引进清澈的井水,灌溉起身的麦苗。他们汗水挂在额头,手中的锄头忽上忽下,辛劳的身影在阳光下,写着对丰收的期待,对生活的执着。田野的每一个角落,都在讲述着春的故事。站在田埂上,看着这一幕幕勤劳的画面,我心中涌起了敬意与感动。

春天的手,是宽广的,是包容的。河流解冻,溪水潺潺,鱼儿在水中自由穿梭,抑或欢快地跃出水面。岸边的柳树深情款款,垂下万条丝绦轻拂湖面。我听到风的声音,吹过树梢,吹过湖面,带来无尽的安宁与和谐。忍不住蹲下身,用手指划动春水,那些涟漪圈圈扩散开去,好像春天的笑意,无边无际。小鸟在枝头高诵低吟,它们的歌声清脆嘹亮,曲调婉转。我躺在草地上,仰望着湛蓝的天空,听着这天籁,心中涌动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。我赞美每一个生命,希望它们都在春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春天,是一首诗,是一幅画,是一曲歌,更是一次生命的觉醒。牵着春天的手,我走过山川,走过田野,走过花海……触摸到了时间的脉搏,感受了大地的脉动,体会了生命的奇迹。春天是一位画家,它以大地为画布,以万物为颜料,勾勒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卷。我在这画卷中徜徉,每一步都踏出了生命的节奏,每一眼都收藏了大自然的馈赠。



祁连山风光

刘燕摄

抵达一次秦岭之心

□阮杰

远远望去,那是地球上最绿的一颗星球——秦岭之心。它横亘在中华大地的中央,阻隔了北方冲向南方的寒风。把祖国大好河山分为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,专家称为分水岭,这就是华夏祖脉秦岭。我想秦岭的“岭”字由来不过于此吧!面对如此巍峨,如此神奇,如此壮美,哺育我生命的山,我首先想到的姿势,就是鞠躬叩拜,行双手礼。向自己的来处,自己的生处,也向无际的时间和万物天地行礼。日光和空气如此平凡而又伟大,给予我们生存的终极力量,也给予我们情感致以崇高的敬意礼仪。

万物有灵,生生不息。似乎再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给人以饱满充盈的情感了,而且是先人为主、主题恢宏。这苍茫无际的大山,原始丛林表面奇崛、蜿蜒、瘁薄、偏远,而在里的蕴藏丰厚、多情、旷远与朴素,大抵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于每个生活在这方土地的人来说,耳膜和内心、精神和灵魂中,都是那么深沉,寥廓无疆。

闭上眼睛,那一道道坡、一座座梁和一声声的低吼与呻吟,欢呼与悲怆,都在刹那间于天地之间飞腾萦绕,似乎是古今守陵的历史,现在和未来,在子午古道往事中的农耕狩猎、铁

马金戈,拖儿带女的恹惶,盛世安居的炊烟和乱世离乱的踉跄,在这片土地上踩踏出了绝世的印记及回响。

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充满着山野气息的那股“瘴味”,那是祖先留下的不屈不挠,勇于拼搏,敢为人先的遗产。尽管是初春,干裂的尘土却缓慢生长出希望的新芽,其中还有一些水汽,很甜,也有些滋润。我知道,这块绿色的大地宛若一个浑圆的大梦,每个进入其中的人,只有在绝境之中,方才会面对苍翠群山,参悟到人生的密码,继而校准方向,一击而中。那水汽肯定来自汨汨流淌的长安河,来自无际的森林和大地深处。

抵达一次秦岭之心,绿都守陵,迎接您的一定是牧羊人在蜿蜒的羊肠小道上顺口吟唱的村野小调,还有在稻田里悠闲觅食的“东方宝石”朱鹮,在茫茫山林里跳跃的金丝猴,四处奔走寻欢的熊猫和羚牛。人们期待的目光里写满了质朴的微笑,拥抱您的一定是诚挚友好的心。这份友情,这份热忱,曾感动过许多人,吸引着远方的客人来此创业,先后总投资超百亿,建成了三线五环七大景区。曾经是伐木“吃山”,现在是护林“养山”。森林覆盖率达96%,位居全国首位,有南水

北调水源涵养地、国字号天然氧吧和西安“后花园”的美誉,全力打造国家级生态旅游目的地是全县千群追求的目标。目前,此地已成为都市人的“会客厅”,避暑度假的最佳选择,狩猎漂流、观光赏乐趣无穷,各地游客纷至沓来。

我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在陕采访采访时这样写道:“在陕,清泉流过秦岭闪着冽冽白光,大熊猫抱着翠竹吃相贪婪,朱鹮迎着黄昏落日前的振翅飞翔是那样美丽动人!他还写秦岭的雨,说来就来了,森林在雨中发出独特的声音,那声音是那么清亮又那么有弹性。雨滴在叶片上滚动,滚落之后,叶片突突抖动,余音不绝。在森林中,雨声令一切生命睁开了眼睛,即使是一排排蘑菇也敢出声歌唱了,即使是蛰伏在树干的苔藓,也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激情,让我们看到了卑微之物所具有的坚韧和能量。”在参观渔湾村后,文章里这样记录着:“在渔湾村,村民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朱鹮的因素。山林不得樵采不得放牧,农作物不能打农药,不能施化肥,河流禁止开渠挖沙采石。村民已经习惯了与朱鹮共生共存,共荣共荣。固守传统的农事法则,对朱鹮觅食和繁衍生存构成威胁和隐患的一切生产方式和生

方式都不。”

唐诗中有李白的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,王维的《终南山》《终南别业》,孟浩然的《岁暮归南山》。杜甫《玄都坛歌,寄元九》诗曰:“故人昔隐东蒙峰,已佩含景苍精龙。故人今居子午谷,独在阴崖结茅屋。屋前太古玄都坛,青石漠漠常风寒。子规夜啼山竹裂,王母昼下云旗翻。知君此计成长往,芝草琅玕日应长。铁锁高垂不可攀,致身福地何萧爽。”诗中所说的子午谷、玄都坛,都是宁陕县境内的名胜。

著名作家安黎深情地写道:“宁陕躲藏于秦岭的深处。我去过,我熟悉了那里的草木,结识了那里众多的朋友,于是突然发现,我与宁陕似乎滋生了一种割不断的牵连,拥有一份难舍难分的情愫。宁陕如同一位大家闺秀,频频向我眨眼,勾着我的魂,迷着我的魄。它如此素洁,如此高贵,如此天生丽质,如此美不胜收。”

曾在宁陕工作八年之久,时任副县长的刘云先生在调离前留下了这样一段话:“在秦岭,只要你生動的,你的精神总会与有关海拔的高度成正比。当你登上秦岭主脊,看到的,已不是一座山,而是一位父亲般的形象,超越时空的自己。”

履痕处处